朱太復乙集

朱太復乙集卷之三十一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書

癸卯計二首

復李憲副叔玄書

旬之前伯繩夜過玄栖道會使君新闢道貌甚善故人大慶如足下品概世中名何不可取業何不可樹所十年千里朝夕念唯是衛生經耳片石居魚服之訪天悞其緣今且重憲節儼然山中淂無

且從室而逃乎長孺云兩人業已雲外獨不忘叔
玄誠然所不忘固非方內也足下言須居上下之
間夫道中而已矣若存若亡若外若內若昏若明
所謂沖而用之不如守中也足下一言得之安忍
遐以無傳白公堤花發李膺之舟作濠梁之間
三人借一日割席了此汗漫宿緣或未可知乎五
休糧一斷烟火人不復煩行厨茅汲致佛泉一斗
設松花一枰相對望青天釋十年大飢渴耳山中
盟書不拜官遺官不拜故人不忍不拜人各有情

諸公儻無為討我

蒼舒城楊茂才應魁書

足下傾家破產以赴在原高義今古所希未荷百祿而身被三褫此於天陰騭善人何如耶可歎去邑二十年矣每舊吏過江来必詢足下知家且困矣而樂貧惇義無間此於無怨不改獨非加一等耶其天損者會大謬適然而足下自損以出伯氏于死固順天者易而樂義者難也時時對四方士大夫稱說足下至行以振尺布薄俗言每及天報

之備人皆吁嗟謂天故以堅善人也意者其償在
子輩乎邉闕兩茂才頗皆勸學今見其文辭恂恂
有父長者風仲稍豪舉邁上矣而博古未覈陣法
尚疎方少年高才幸努力一振阿翁行義蓄心昌
大門戶使淮右千里内皆知善人食報則僕與榮
慰焉曰望之望之二千石古心篤誼良吏也僕前
槃足下節憫足下落魄色動慨然曰此貧士百畝
何下孤竹千乘乎采薇即其甘暝謂吾太守徵義
厲俗風學宮獨淂晏然令餞土地旌門賙粟雖自

上官美政稍稍于足下二十年隂行懿德庶少裨見夫亦使邑之偷薄相尤者羡而勸也遥欣之須足下益飭身要節和裕恬尚以知全美翕樂兄弟撫養子孫以遺昭穆酒數斛方社一壺臠首相勸酹訓令兩于儺[illegible][illegible]畢豐芑亦生人骨肉家門大慶乎嘗知胎燕不作騰駒一息千里補不仕者顯福乎士宿百行孝友盡其根柢不惡人不慢人祗于政澤于四海即令日孝方仲弓亦何遽不如三揖九命哉約躬酬子孫抑天之未可知殆吉恒

家惟人之召苹盡此理相知千里只尺耳損既非寒士問人之節奈無西江之水以濟足下旦夕之涸殊愧初志儒官不知于例云何恐當入覲那候太守十日未見徐致此意足下已起疾當一赴黃堂謝施不可行筐篚此自政體書生未諳耳

甲辰 計五首

上烏程陳明府書

民自竄逐還山結廬烟霞蓋姓氏不上公門九年矣洪惟君侯賢問惠心務借牛刀一縣之人望切

慈母而何物驕子偃息不與負弩然城市久絕衣冠蓋壞郎欲匍匐拜塵無因自至也私計名逃物外身託化中亢焉落莫亾半辭謝關不幾人道而禽心乎敬野服望拜空手進函令子輩世昌世承代袒泥首闕名司賓以申下私請罪大府以上都負寨闢而不敢自外君侯以孔邇之親竊私不同于率義也皇恐冒昧伏乞臺察

浚邑明府陳繁奎公書

草野奏記曰皇懼待罪方君侯初政拮据乃以一

潦倒山祇再煩報章固以仰占神君餘勇然當之
者深愧遼豕而燕玉也遂肅使望拜敬謝民巖棲
十年矣足絶市中口絶戶外何物茅塞可備詢政
然以父毋保赤大仁發乍見之怛懷永利之圖一
縣水火之望濟有日矣民在維桑如同室也敢坐
視隱匿莫思上稱小佐維新如仰白日何要更治
難更其已更爲尤難膠柱之鼓與理絲之紛病常
略等故善治如治水因利而善導之濟敗如和羹
調味而酌劑之昔事初起上下講張利害未决公

論不集倉卒憤於衆城急切矯於獨斷及其壹偏
弊漏百出四決苟且支吾莫可誰何蓋上成于忠
激而下難于始處冥然趨往未可諭也今數年來
艱苦利害民備知之矣豪右之氣小定矣悔悟懷
思亟矣君侯誠明目以照之虛中以咨之大公以
普之平衡以劑之不數月俱在度中然後斟酌利
害長短久近定之獨見決之輿論不亢不隨下益
上安是百姓之福君侯之德也天地之造也以君
侯仁明秉時飢渴致此亾難耳方忌忌民亦未敢

草塞容悖收條理以俟進止政亦未可以遽

復茅薦卿水部書

昔為道者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此為似之而非然耳如長春朽散無庸所謂槁形即槁灰心即灰揔後天乘天之說乃云道哉是令馬貫咲于唐肆也三尸去五内空既小苦怯三冬又以胃脇故傷大困在易坎二之險枕此用矣長春天之傑民耳衣食艱少自薄賦所致近日强用五句來作一椀糜日三啜之小便此亦未可稱礫彀也遊少云服

食不去人間此或速獘將無憂耶奉書籍其長安
貴人口浪耳實賓爭器造物所忌盛名之下深媿
所居仁兄悉此意木鴈山中閒故物雖門之泣未
免一愴然兄始衰矣時會厄甚春旦日帖堂云事
天莫若嗇樹德莫如滋二言謹獻代加餐嗇以治
身滋以為天下道之精緒于是乎在蓋延世造命
有庸之實務知矣遠矣四海萬世之業詎為嗟吹
翕制六尺索于希夷之鄉語我使者穀日至云明
發佳篇不皇和待以嗣音承明即無事舍中閉戶

一牀書至佳至額

答陳志行府君書

民自還山遯迹出世十年不上公府不聞姓名所云烟霞痼疾名教罪人民實有之大父臨治不棄誅化外恩已過矣何當問千木之廬引仲舉之車乎書龍虛聲沐猴狂態慙心愧景有感無稱民亦人也辱分懷知寧敢自外上絕但卧兩月矣前年悞蹶折腰內損而外不知失于早治今冬復發便大狼狽痛楚忽接尊命皇懼無措剥牀猶滯擁篲

無緣謹叩扰授言念先輩泥首拜謝且民賦無衣
久矣即強起有日所貴冠不可迎皂蓋恨負如何
遠人長者李贊度外主臣

復山東趙仁甫中書舍人書

海上書來如故人來咲言依依可念十年前兵四
出東方躍馬擊劍客不作塞上飛將軍而埋頭蓬
蒿中所謂惜生不遇時萬戶侯何足道哉大可念
濟南一道人三年前至言東遊會館足下為問豪
士乘駿如舊今書種種便頭白耶長春今北海變

死棹頭歸潯生尋攀毅檻又幾死
主上三易奇放歸潯生由世乃復行出世與陰符
爲祖道德爲師南華爲友力不任田耕歲不理十
畝桑一頃豆兩日收一粒黍十二年來十單衣七
糲穀五閉閑妻妾不相面特室尸居悠然方丈蓋
頗有微聲盈四方耳頗聞仁兄鮮膠菜東底未得
知乎人間須既不多人世業復盡謝所用僑寄與
四壁相守獨此兩黃口鞠誨閔斯人道未完尒更
十年完人道便真道人吾亦欲飄飄探檢疑缺

掌遊何當邑邑淹田閭環堵守婦子老乎庶門梁
谿猶辟人未畸人畸于人而後全于天道弟欣然
庶幾之耳既有故人道主玉嶽一杖先上岱宗訪
五松尋遵海問大若望三山已旋足涉大勞循瑯
琊從舍人覓靈寶經尊酒交臂不負平生大珠幸
臺上或有千年盛事乎佇之此心已馳雲中逍遙
矣遠念大兒十三始開講小兒六歲財識字何遽
問食廩未以舍人家雙玉樹森森也報衣紬一田
婦乎作茗筍二耶致江南之春

乙巳 計七首

送費元徵赴荆州太守書

壬之八月蹶倚窓檻損左臂𠡠季脇幾折傷在内而外不知也不大治之三年海發百日痛卧尚若殭行五馬下臨政苦垂首犬子問長幾云在春仲計把臂臃在除夕勉起對客則皂蓋巳江行矣如失奈何山中蹇傲豈忍加三十年故人哉負負足下惇裕長者出而典郡不同一麾借君之重造福耳計太守與長令治不同曰表帥百城先有司而

提其綱漢循良吏傳如龜鑑用其寬大內脩去其
苛刻無害不難治平恭上賞而難惠利繫下思父
毋召杜古人良可念哉顧今日為政大難民大竭
困楚自古地大人貧荊州當長江之要衝水陸都
會加意省穡約躬表于一錢而拊慈永于五袴下
之法未有不于上之自法者也先正為相恨不治
民治民利莫大二千石農畔勤思日夜有味勉之
十年清問已滿即署向者虛聲今實效矣不獨漢
吏徵公卿今公卿一生樹基受用在此行矣明德

自愛足下素靜畜神令垂半百作吏大勞苦訥口寡務節欲澹名形神不敝生生日益每二至前後尸居守靜一切屏息此陽生陰生之元蓋絕復續死復蘇乾坤非二至則毀矣況于人乎太守淸晏坐進此道亦自有益以道治精乃能以道治餘蓋公淸淨之效必于身始敝精神無不敝治也爲兩傷耳郡伯陳公車到五日即遘期過以傷卧謝之大都有一見此公自長者有道人新政淸肅吳中之福也攄牀草率華不盡言治簿書細耳人命人

才兩君當恵見大陰德

復朱文寧少司成書

生唯試一令又折股僨未盡三年前一歷腎腸觔斷支離踉蹌內患不知昨冬始得良藥閉關一年而復所不爲萬里白骨幸耳安云神仙骨哉棲巖屏跡人無復世想而復多關世債如仁兄知已者數君子幸不討與物人借齒頰便如飾燕石之櫝以鬻于市可與耳不可欺曰也每見四方游客名賢語及諸君月旦緇衣枚十自盛德天性竟亾處

易缺易汗方終將為疢相累耶人豈不自知一身幽憂之不治又安云經濟此徒為妝馬兒鞭下一唉耳皇愢皇愢足下文武具憲爽氣毅識自具擔任世界骨力宰渠旨退然不先若畜道則有獻子房以此定佐漢鼎足下取可從三席盡恬養理戢衛大下士須大撰轉鈞運橐籥出治中神物皆為龍翔雲雨耶潛見惕躍小伏大勇守雌之為豁道也明德茂愛不盡瞻望

復沈伯和崑山廣文書

見太常書爲匡鼎短氣獨以伯和經世才世難無伯和伯和固不須此一第也宇宙遠大神人無名讓王蕭小讀自了吹叙之理足下素壯比善病胸中寧未置此一芥耶白頭拾青故快事亦是贅事耳昏悶道道復常然無可言言亦難書傳今夏至亦病五十日內吐下三作故自不醫藥已復矣今歲運不佳江南水濕當病且半世日受人間陰濁五藏幾作汙池那能便成無垢淨土哉足下精進到何地政須對面相證姑蘇有吊事中秋兄東行

可從玉峰嘗首蓿不則數行要足下生公石上月

中一談

寄荅馬漢卿太常書

山中一字不入長安無由展故貴人在天上頗復知山中耗乎烟霞已痼圭桼方珍辟衣辟榖閉關斷慾奴僕不為用妻妾不相見雖同然火宅中猶之逕庭也故人疇昔念我啇瞿令十二年有兩兒長讀父書且完次出塾矣以此畢人道便可為道人死生晝夜行藏寒暑時乎時奉天弗違聊以卒

歲而已往客大邑曰苦苦海乃今既渡乃知涉津
固詭岈之途也禍兮福倚天之道乎唯憶是歲月
不給醫藥廢閣負累素餐愧地方故人賢者耳時
事山中不知不復言又復難言私獨計才賢如是
下吏而更明遯而之晉是乃有亨道或小往大來
如晦見晛拔茅征亨之兆乎頤泰之二以中行持
初進之吉弭乎陂之艱蓋包馮互用遺朋兩忘斯
合太極而酌元中朋以左右故幽以裁成也十五
年來咼之變其端如陰陽一弛一張一急一緩起

于人心成于俗習關於天運方此劑調亨合斟挹其中固元化而維不變其在賢者乎故天官曰太宰宰養一君太宰養萬民也春風癖負才亦頗淂愛才氣臭之合固然三年海上結識如足下為吏部名流王以建雄飛中秘蓋亦九方之相十五之上與山中以此獨笑勧進一杯耳熱爾舉世溷清士見故人努力自愛寄郵在告偶然嗣音殆不能常海城無恙門士佳在故遊東 表大風望之慷然金玉空谷如何

上陳府君志行公書

道民深於情稟于法前日之請為情今日不敢再請奉法也仁暨無窮之恩及二三生儒感溢非望敬謝敬謝顧民所不言難為首亂既有恩例則所不忍不言一人耳儒士陶尚志先師文學遺腹子孤貧苦學家惟母子兩依師母老矣以其子適冠無成近為癈疾飲泣向來二十餘年民膳奉如母以生十年民館師課督如子以長今不一言一旦老不堪病虛宿昔而長負先師九京民獨何安寧

包羞冒罪再瀆無厭盡吾心耳稔聞仁臺表節楹狐和錫類以事太夫人民此言或出仰體孝治盛意所樂聞乎民藉冀本之酬臺下布惠鮮之實矣本無他言露封進上謹候指揮無任震恐

送門生朱雨化出令之官書

田間慢新貴人不足論一席獻酬故未吐悰冀從舟相從一二十里嗣之傷未全復也悵結如何足下自此遠矣萬里之程三事之業發蹟今日賢者宰自愛令最親民最善惠民昔漢賢猶恥為之而

足下須請行意甚善循本服初弘以不替何民不利何治不成何美業高位不自致乎俗卑令者率以獄市米鹽身賤脂膏顧不計曰涉世行義必入煩而依清處穢而見蠲親與橫目之民煦嫗調之然剛禮怛親而能尊故元后父母令曰父母相為帑虎為宰令為宰一同百里而六曹之政具諸侯之治達閭里高第出宰十六詛其以辭尊食貧而宜之固將以得民觀成而試焉故四封者四海之象也必清乃可以滌源必慎乃可以節中必懃乃

可以樹表源潔而流長節中而理解表樹端而衆形附人道也君道也亦吏道也三箴功令具憲天下之吏士遵循之比于制器則矩尺墨斗馬雖有倕朱目巧之工出安能舍乎哉然後寬心平氣以調之含德能煩以悠之明目達聰以酌之畜口縮手以持之辭名敦實以堅之和光推赤以拊之損慾節飲以養之杜權防賞以御之興禮平刑以移風之有初克終以永肩之用此道也本政六事政四義治內仁治外精治身緒治國初雖習小勞手

撡而固之半歲而餙一年犁具二年而風三年而
大穰也逌背不行雞犬無譁訟堂晝晏閭戶外拒
强梁西面黠桀效忠上官心傾傍邑景儛吏民委
命無事大令坐而絃歌以觀儛游文雅與學徒弟
子揖遜而誦詩書咏菁菁樂濟濟以為四民勸倡
頗化耳此亦為吏之樂也吏亦何薄而躁兢之夫
固撡脊而耴之以至賢若猶勇一決而謝折腰以
去哉雖然夫亦有患夫治之不興行之不成不肖
者敗之十九而賢者敗之十四彼其人皆聰明特

達厲于氣而奮于行矜于長始何嘗不赫熻猛起而卒乃蹭也其故可思也夫乃知德驥亦鷄之說有當乎又況其布絮于中而羔于袖蛇于足半于九十乎故清之過劇其救在乎慎之過慄其救在矧懃之過隳隳其救在易與于德行藝術也猶有調之而後中故曰中庸鮮久矣賢知之士不可不知微其一官天下事自古常與于賢而隳亦于賢也是皆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古之吏許曰彈琴愈于戴星栽花不如馴雉然要有先後耳

功未呈驟而言鳴琴不可淂也業不務而泛濫以遊可耻也有用無用兼而抱之振作恬休合以適成豈非所謂凜凜良吏翩翩神仙哉吾頗爲賢者頌之漢徵士以行故處士刻意于居里而往往渝節于當官　國家徵士以文考吏以行雖有務先孝巳之德操在哄巇環堵之中湮滅無淂稱一行登仕而察課者以十月三尺銓而尾其後故立官者立人之始也且官何之非人以上爲德以下爲民古儒者謂曰行義達道如此而已矣仕之爽也

以内為身而外為官故不仁者甘瞑決于剝而自肥而知士才人蹶跂睇望以騖于功名之途其究臧穀之説也是皆官于官而不知官于人者也所謂人者内可展德外可濂生外可以進趣内可以引年于昔蓋嘗冲而弱矣曰者相人皆以壽不得中于亦自知焉至于兩今未嘗敢恣而爲也性太察而一得人過未嘗不含茹而讓之迺持法嚴而用于斷比則委曲而減附之未嘗錮一人而輕入一辟也于教化風俗倫叙未嘗不解喻于調之而

旦有比也至好潔乎而檢驗必親至與仵相詬詈
而反脫蓋出大辟十餘永軍七而額外養老食療
存旅累累常百十人故北海卧治三年幾死而走
走歸而死後生陰行之誠徵告于大士蓋足下熟
聞而我餘生又十三年矣遂至斷家棄人間而入
道是有基本焉蓋生也氣靈而骨柔神蠲而形薄
心慈而性不舒此謂天之偏人也以其半畀之天
以收徵聞而須其半待之人以補不足而濟其和
隨則喪之反則天地之性存焉今足下天選之形

而小涉于太清夫亦與吾故吾類乎是在賢者自覺自反自善養生家有言我命不在天諺亦云當官入寶山善喻也賢者勉之世幸身幸而官與幸焉昔漢以侍從郎官出下為令故其人多傲睨不屑而其治行多恣令世以釋褐之士試令而用有功其斤斤猶禀于儒書功令不得擅而人文有希心焉海內義安吏道不雜過漢大遠策得于此且官凡三要耳上宰相內諫官而外守令汲汲焉不欲以奪其諫諍而出于令豈為真恥居卑哉然亦

未達于名實之一矣今國家乃起令長而徵爲營諫兩務之效合而收之大不如相而實利過爲有志賢敏之士可不務哉可不務哉山中人習不言之益且研華嬰焚矣爲足下三席二十年之交又以有味其志也且苟利人廣于自利故伏牀授書不自知其津津高明不過幸一畝聽異日德成功樹方相與談道德觧齊物交臂于方之外何如主臣主臣

送王弓若明府赴補書

夫云公論久而定此猶為哓哓不理者說也不曰白乎涅而不滓一蒼蝇之惡何點於連城乎伯兄往矣遠猶努力自愛大丈夫益堅益壮無以小蹟局足改步夫苟直躬而行循故信心天下自有信者故曰松柏獨也正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田吾駕而猶人御者之羞與从也亡已為故人萬一慮意者足之下内周謹過防外率真好任洵于衷未錄于務秉於禮少調於俗古道之不行今將無辨誅子子招格物之忌乎御之詩云不失其馳又云執

戀如組用晦棄瑕兩言或㸃和人善世之務章伯
兄狂擇歲久杜門萬里別不一執手徒懷耿耿不
腆之將為同社故人山中上絕貴人久矣章念存
愛以閉關五年為道十年而半歲之藥未全三歲
之傷形之難充精之難復如此此可為人衛生一
惕也彼此中年矣作吏大勞苦敢附告

朱太復乙集卷之三十一終

朱太復乙集卷之三十二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書

乙巳

復謝鄭太初秀水明府

長春天之刑民世之畸人也小歲癖淫文辭壯年譸𠏉宦路兩無成立若老矣但以刳心刻意負氣狂言慭遂纍臣幾死才兒仰無當古人猶論萬一而內伐黃靈外錮於清朝形病神冥無所涉用遂

斷棄積習攝而復之空虛曰損瑟一之鄉得託
主上山中餘閒之賜逢萬謝客耕織斷家都忘日
月以調息之稍得屛卻衣食息禁烟火遊恬淡卧
逍遥以老足耳誠愚不知道德竊自附逍世養生
鎮無名之樸如牛如馬如兒子手空山岑閴亾何
之遽焉有鼓鐘之聲聞焉而動君侯好龍之聽既
以命駕嚴焉過之又從而奬諭慰存之耶古今不
朽代與無幾三立亟一愚驚何堪夫世以騎牛覓
[illegible][illegible]撒世而遊者非也誠不遺謀其時待人不知

不帥吳鈞隨呼而飛其小兒也龍叙雌雄躍水而
合其夫婦也假於體化於異物而猶若是而況其
惺惺之熒熒于我乎一映而絕耳我聞叙不顯于
匣顯于割性不煉于靜煉于用古之聖人善世而
不傷良庖善刀而能藏必山之金淵之珠一自媢
而無所用之天無為生異物矣足下有意斬之械
情可以用理堅性可以展務利已未有不利人者
也何言入山哉聖人不在山林隱而顯齊顯而隱
亦治棼勝治於寧亦方茲靡靡滔滔勁草砥柱在

高賢不試一利之割而試于不割乎哉長春何人當道師抑聞道不如是安身立命脩身寡過兩者總一法孟子曰存心養性事天所以立命也命既立矣何通何窮何隱何顯何必嵁巖之中尸居而蚩蚩爲道乎王孝廉佳公子一入便爲上席高足其人誠天未損而人亦未益不謫世而涉世徑徑都雅公子病之三年歸坐明師大砭石哉要出處事最自難處亦復難言吾等頗知自盡區區可耳

丁未

楊

復山東趙仁甫廷尉書

道業十五年慾斷情求斷梧狖山中間奉四海故人手書如聞足音慨吁晝日欲泣仁甫不見二十年㕥三年兩得問此中可知也往伯繩常言趙仁甫不可一世獨心折道民故時猶文章氣俠自豪今悉從爐冶中鑄化不祥一畫野鶴獨擢木雞無氣饑寒之不營而厮養之作苦一令仁甫見討不及走便可心醉立從汙漫遊耶世言善病爲悔悔震無咎之覺關也夢覺義比剝復覺而知夢天地

之心立見事在足下獨轉耳轉精氣與之生死吉凶與之宇宙亦與之故經曰入乎手生乎身內業曰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敬除其舍精將至定在人虛而迎之耳足下伏枕尸居中亦常覺此理乎無憎病病大益人天人歸復之元常從困苦呻吟牀第間頓起剝中之復病病未嘗病反病即已病復之無他反之而已矣如長春非入苦海作幾死人何其有散木之甚乎道也乎哉沓來人亦知仁甫日理白室習靜業但未了何從何下手勞山中

自昔多異人其肯遊耶不然此理大玄微多旁竇
一切有為離紛外道道法自然虛靜凝命之宗也
其深不可傳書其淺又無益也佇仁甫雙髻盟相
携五松石閒閒相語耶伯父壽幾黃髮安善在堂
遺世人作兒戲上食飲盡徹三公一命之養不加
此斑彩即此是道足下自寬自愛使二十餘年鮮
凡相羨歌慕參差泛耳鑼鍮坐圍領感遠憶道卓
衣周歲星不須此奇溫為故人特設盤桓當同席
也可念吳蠶方登往同功綿一斤機纊紬一疋懷

以同袍或當救敗民兩子是豚非駒讐學不睹懃
祝不弍莫問于冶葬恐墜堂構是下玉樹幾行青
葙進上亦千里故人欲聞也

復張白陽明府乾伯書

世兄公子便詘百里愚來十上之難自古歎之名
士何恨處獨當官効職義如何公子長才亮節豈
心遠猶今日用循吏發家他日功名何不可次
先朝海艾名臣國家原不限人人自限耳如公子
涸知不可限亦自顧寧為限中人尒耶努力明德

是望一棄山中十二年吳閶去二千里但聞公子行作吏絶不知吾師梁木之悲忽忽又七年亡譚居經築場誼輸古賢一雞絮出疆之將宦爾關焉何辨天壤間有氣男子愧死恨死丘壑人槁木形死灰心大都如是何以膏肓之疾得遠入耳補病休老之計佚者不問耶以累足為憐蚿云爾公子何方于猶龍耶龍見且不能在軌初弗用之潛矣勞以生佚以老如四時已夜寒移不知時至而起當前者是今日伯兄為我籌冥事式棄已不與發

慮服攻之業病又不能編札窮愁之務中身孤性
角溪酣佚游于少年諸豪長者之場必不勝也米
麥隴畝性不能明察蓍籌會神不能耐散髮無衣
不能時從公府之車伏臘春秋賓社燕集又非止
飲清醼人所與不為杜門棲谷旦夕蚩蚩冥與柱
下濠上闢門諸隱人交席而神遊生將坐白日何
事乎老矣吾尊吾生吾安吾逸勞之無成功之不
建言之不立皆向來已涉之津溺過矣離津而搴
裳悔濯淖以無及況其途窮乎年來幸種髮未皓

毀齒更芽一紀卓衣九年辟穀宮斷妻妾身服儃
作寄蜉蝣鞅掌于六合之外乘日御風行何不適
所以遜五嶽而一丘爲兩稃子耳大十五方擀觚
小八歲未舞勺婚嫁猶小務如顧復式穀何俗笑
我道人也佘佘于曰此人道也鴻濛以來一綫至
我祖宗以至我于天地實逮天地之大德在生生
之不生而養生人道之絶而曰道人天地能生如
許人乎居嘗服二氏之教而不悅二氏之法假故
西夷道則其流辟也黄老以傳博大真人故非烟

霞斷棄枯滅羽士之宗儒之立命道之養生道一而已矣春儒也亦猶入耳何容易溟涬駴世之爲乎采邑湖駕流沙轍問津須以十年方內方外縱以所如徧九丘名山四海將有梁濟履跡焉公于世兄未懸車一書招會之境上入山則尋兩屐于清源望海之巔有意乎長言向風以當十五年把臂一席一笑不盡不盡

答茅孝若書

懐孝若詩已四年入關上三年矣詩亂我我有不

忘存尸居白室中不坐馳而生乎臭味風雲倏忽往來亦不攖寧而故技新諦聊復會心成變革都無去住工拙諸想縱神所如游戲娛日耳性故外有形之交道更鎮無名之樸一時懷想篇什頗歷江海都遺浮湛甚有佚者允兆翁晉亦亦不獨足下要永矢惟心耳聊書硏几上偶為翁晉邂逅亦無意相閒竟入有意之聽耶以是下意云何何以獨受詞人之困雖然士不朽自立謂何耳業已曠跡置身千古間日下目中翰音知音政可弗問往

會晉叔誦孝若感懷七言長律四十韻騷騷高雅作者窮愁倦游勉自壯可升可沈生無負矣道雖屢絕圖外時過四方之賓百業之人游談破俗日遣自暢何有鄙心驕吝泰宇至鑒遁逃虐為是膏肓道人手我輩風月思可念惠書不敢辭昔鄭秀水遠遺一部今便副墨兩兒幸章然長公我家青箱中禁業也詩登扇往舊研一奉文人可以免焚但愧匪報耳

復潘去非南粵學使君書

衡文大治也凡金在所化之足下勿謂兆與漢大鼓鑄淬鍊豈必首山龍淵之精而後為神之鳧劍我日下越人才明珠翠羽迭出想當羅浮南海效琛之時我明南中固多異產道德文學不朽在望其士人稍覺僻奇眩博之累則地域孤絕使然正在江南文雅通儒雄鳩上風吶漸化之耳文翁講堂古豈無人足下毋謂越無人毋謂越陋正當以無陋化陋良醫以從治勝正治世季矣風流俗薄人心孱囂而好凌覺于弟子員氣更甚以年諸方

往往見告則猷惡其網而正藥之功無效也願足下勿先成心以無心化心以無事行事此于君子應身天下治術何物不然急更需之以緩盭更戢之以和棼更理之以靜逆更解之以順姑與之從浸調而化以從容伯王所謂若就若和達入于無疵天下之事悉解矣足下長者寬厚高明必自了此理遠辱蒭詢不敢不披其愚一幸鑒包荒官程與訂期大懸叔敷來言亦追送不及捷于辟喧如知交執手何一言不及通至今憾之

答太守陳志行公論郡誌書

久聞仁府君政成和集儒生脩郡誌盛典世業也山中朽人不與末議乃勞折簡下問耶雖朽郡之祇也敢止謂何敢無置對新志之不如故志人人言之臺下必耳之所以者故出先賢一庵先生秉筆其後則青衿輩開局纂集是也得失之林略可見矣今不審臺下以其弊而畀之乎抑拾其未備續其後事因而完之也因之第一續本以乙次甲已足必欲通今昔革而新之則鉅矣孟子論士自

鄉國以天下以進論世世易論乎蹠其實以証其虛覈其迹以發其遠訂其今始稽其古集于衆始權于獨要其人善士其友亦善士匪之从論目前不足而何尚于古今府君一人上領誠善矣安得衆善士下風佐之合鄉國群許之以備友論乎局之門如市而議如訟故矣市之耳目廣訟之雌黃多猶得闢途而擇焉廢而以博採則議無歸察告則私敢進更必公許之其訟猶在獨斷之仲尼不能以臆而徵傳傳又徵之列國史告而今于揭報

何如也使府君獨裁心如白日政恐未洞垣牽者
予任之又衆為政也誌之義為一鄉一方小史史
取華削予奪察定是非直道之公為萬世鑑鑑空
也應物而無心故人取鑑焉語曰聖人之心若鏡
令人之心誰渠謂如聖人若其陰有翳而姑陽有
托則又以公之而私之矣天下非一家事言堂滿
堂一鄉何不然自古賞刑是非未有不成于公而
敗于私昭于公而蔽于私唐虞之際明與達與闢
皆合之四豈二聖在上而有蔽一之虞三代王制

取士再論成獄三聽猶云爵于朝共刑于市棄孔
子之繼聖也大博學也憲章大小也自少而習長
而遊問壯而環游咨訪老行而反始正雅頌于所
删詩書之要脩春秋于史固曰竊取莫贊其脩之
也豈曰臆之哉允近信今遠信後政事文章雖
帝王不可以擅制雖聖神不可以擅作況于立言
敘事之家又萬不同也言成一家道無不在事大
者關天下萬世小者一國一縣政事有良弊更革
風俗有善惡盛衰吏道人品有高下評旦論議有

平陂當否野史稗言以觭見謏聞或恣匈逞吻至有行其言而匿其名以府君之良一郡之大諡史之重且又以前車之故而改駕後而倘後之視猶今之視或其殆甚夫重累良二千石而不信于七部之口手道民為計之誠願為慎之莫若公之昔史成于一人獨左馬一按國史一居史官一授之師一述之父班氏以降必奉詔必廣局雖以借助柳以集思天下之大公與天下公之詎其草草掇拾補綴會無主而成無名則子長魏收良穢之品

後何徵焉仁臺曰開局聚訟道民曰局不可不開
訟不可不聚禁之是猶府君闔門罷衙而聽政不
備兩造合證佐而定爰書也可也不可也上酌詢
蒭自古在記故廷士之盈不及輿人之誦春秋英
君伯主所必倚焉來論徵之鄉先生恐得半之筭
也薦紳既其文閭巷既其寔文者辨于事而或迂
于辭實者拙于識而或信于口三代之上天王發
政布令上自六等之臣下至三老兆姓咸廷集而
師虞其公至于此誠以睎一人無私抑坊羣臣之

有私故曰本諸身徵庶民所以察邇也府君令曰誠大開局與諸生以蒐緝之務加詢旁議以維桑公道之益又廣收芻蕘狂瞽野老稗史與愚夫婦睹記慮一之效然後以臺下公直長者參伍而主其間別開局外之設多攬域外之觀人不同而究事事不同而徵心心不同而核品而要時而參理縉紳異人而參庶民易方而參縉紳以庶民參庶民以縉紳參參同而後進為心高才弟子類而以之集而上之以備草創幾乎其以公乎至于秉筆

主議定是非于前發文辭于後恐猶須一人如兵
有帥如民有官官有長將奉之命受之成委之任
顓以得失幾惡之權金與之而必曰令全服之此
府君所不給也而諸生又所不能語曰無文行之
不遠言至眇微而與德同豈無藉德而曰不朽哉
令誠得本末兼至若上次則不如邪所表表元獻
典刑鎮而咨焉足重矣往弘守府君故人也曾以
相委力謝之政以非山中之業愧德言之立又恐
陰臆之不為閑門車而為謗閑門號也他不問亦

恨不盡今聞及以大典也敢不盡唯臺留擇

朱太僕乙集卷之三十二